

内部消息

刘宾雁

工人出版社

内部消息

刘 宾 雁 著

工 人 出 版 社

1957 北 京

內 部 消 息

刘 宾 雁 著

*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总布胡同3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9号

工人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74,000字 印张：3 15/16 插页：2 印数：1—20,000

1957年4月北京第1版

195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

统一书号：10007·44

定价：(6) 0.34元

统一书号:10007·44

定价:(ϵ)0.34元

目 录

在桥梁工地上	1
本报内部消息 (上)	49
本报内部消息 (下)	89

在桥梁工地上

在河对岸，大桥工程的桥头堡上，我终于找到了桥梁队的罗队长。他正在对一个领工员模样的人布置着甚么事情，那人吃力地用铅笔朝一个小本子上记着。

大概这几年来我变了许多。他眯起眼睛辨认了一会，才迈著大步走过来和我握手，兴奋地说：“老刘，还在报馆么？来采访我们啦？好！”

他的嗓音还跟六年前一样，稍微有点沙哑。脸胖了，面色却发黄了。没等我说明来意，就拉着我跟他一道去巡视工地，要给我看看，对我讲讲。

在便桥头上，他领了两件救生衣，给我一件。一面吃力地结着背后的那个扣子，一面笑着说：

“制度！这是制度呵。不穿救生衣，队长也不许上桥。现在不比从前，甚么都得有个制度。”

紧靠着这座便桥，一个巨大的拱形鉄桥正在建造。从下面望上去，这座拱桥的工程显得分外雄偉。第一个拱架已經造好，从河南岸起上升成一个半圓，像一条彩虹似的。簡直不能想像，就憑这么一根窄窄的鋼筋水泥的拱架，能經得住几千吨重的列車不断开过。好像看出了我的惊异，我的老朋友說：

“这是中国第一座鋼拱桥。不用鋼梁，一个跨度就有五十三米那么寬，不簡單哪。从前，連想也不敢想。”

罗隊長給我詳細介紹造桥的准备过程，施工的現狀。我們手扶着便桥的木欄杆，脚下就是奔騰的黃河之水。比起中下游的黃河，这里河水要清得多了：泡沫是白的，浪花也是白的。一股奇怪的味道，随着風和水向我們扑来，越来越濃，像水的清香，又像泥土的香味，有时又覺得它不过就是股潮湿味。春天来了。

我們順着河边慢慢走着。罗隊長对我指点着、解釋着几十丈高的鋼塔，新来的各种建筑机器，工人自己綁扎的各种把竿，一面不住地說：“从前連想也不敢想呵”，“这可不是咱們白天黑夜搞搶修那时候了”……

忽然間，从左側傳來一陣比春雷还响的轟响。接着，有几塊小石头从山上一路滾到我們脚下。一剎那間，覺得脚下的整个土地都顫动起来。我的朋友叫我猜猜这是甚么。我說，当然是爆炸，大概是山后甚么地方在炸石头罢。他笑了，說：

“是爆炸，可不是山后面。这是二三十里以外开隧道呢。大一爆一破，这叫大爆破。听见过没有？把几十吨炸藥一塊填进去，送藥的‘眼’兒里能走得开人。一炮，就下来几万、几十万公方的石头。这才真是中国铁路史上所未有的呵……”

兩人都有点累了。我們在陡峭的黃土崖壁边上坐下来。黄河正好在我們脚下面拐了一个弯，拐得那么柔軟，像一根随便丢在那里的帶子。

“不簡單哪，”他無限感慨地說：“解放前，几十年間黃河上只修了三座桥。解放这么几年，咱們就一鼓气兒造了它三座！你写吧，我們造桥，你們报道！……”

● 我很想听听这位老朋友几年来的經歷。从我們在解放战争末期一起搶修桥梁那时候算起，过去整整六年了。罗立正——当时剛剛改行不久的区委書記，現在成了桥梁專家。講業務，不說是大学畢業，也該是專科學校畢業的水平了。据說，这几年他領導过施工的桥梁有三十多座。

“一万四千多公尺，”他在历数过他造的这些桥的种类以后，竟算出了三十多座桥梁的总長度：“还不算現在同时施工的这五座桥……”

許是因为这一天遇到了老朋友，回忆起几年前充滿战斗的生活，也許是因为在这么好的天气里能和我一起鳥瞰一下自己几年来工作的全貌罢，罗隊長的心情一直是十分愉快的。在我們快走到大虎溝的时候，他竟輕輕地哼起一

个歌兒来。但是，一当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以后，一切就都变了：

“你们队里有个曾工程师吧？”我说：“我这次来，就是要采访他。”

沒等我把話說完，只見他双眉越皺越紧，眼睛直視着前方，一股說不清的不痛快在他整个臉上表現出来。他沉吟了一会兒，使勁揉着眉头，嘆了口气說：

“你是要找個工程師是不是？”

我點頭。他紧接着說：

“那好办。我給你推荐另外一个罢。我們技术室的周主任，可以在報紙上介紹介紹。”

我想問，为甚么不可以采访曾工程师。可是这时我的朋友已向前走去，而且情緒远不适于提出这个问题，我就把話收住，跟着他朝叮叮当当的石場走去。

我住在技术室主任周維本的房間里。

这是一幢用土坯造成的房屋。黃河边上，这要算是最好的住所了。它不像帳篷，可以不受任何風雨的威胁，除了大風天气大粒沙石打在玻璃上的响声以外，簡直一点也不覺得自己是住在曠野里。也不像窑洞，一点也不覺得有甚么陰沉。

在我的房間里听隔壁技术室的話声是一清二楚，甚至在我跟別人談話的时候，隔壁的人打电话都能使談話中断。

各处工地在电话里提出的問題，有許多是要技术室主任亲自回答的。奇怪的是这些回答都十分相像。說得最多的是“这个問題呢，已經請示工程局的技术处了”，“这个問題呢，施工处还没答复”。当然，有不少問題，主任还是提出了意見的，但紧接着就一准說——“这是苏联專家的意見”，“这是局里張总工程师說的”，“不，这可不是我的話呀，队長的意思”……

都是些何等重要的問題必須請示，技术室主任自己拿不出意見呢？

有一回，我正在跟一个裝吊工人談話，隔壁又傳來周主任打電話的聲音——

“哎，別急嘛，不請示局里怎么行呢，王處長說這兩天就批示的……”

这时候，那个名叫張广發的起重工人忽然从条凳上站了起来，气憤地說：

“又是这一套！把南岸一个螺絲拿到北岸去都要請示，要你这个主任干屁呢？为了你这請示，我們窩了八天工了……”

說完，吐了口唾沫，又坐下来給我講，甚么叫“騎馬扣”，甚么叫“鴛鴦扣”……沒有多大一會兒，他又站了起来，气憤地說：

“哼，灰塵掉下來都怕把自己砸死，还叫工程師，主任呢！曾工程師就不这样。跟你說，干起重工的，就願意跟这

样工程师干。他敢决定事情，常说：就这么干，我负责任！……”

二

我开始知道年轻的工程师曾刚，是在一九五四年春天。一次在工程局施工处等着拿一个材料的时候，听两个职员谈起这个工程师的“怪事”。桥梁队的两个工人家属吵架动了手，一个女人被打伤了，最后扭到法院。出庭作证的人里面，有一个就是工程师曾刚。

“多新鲜，”报告这个新闻的职员，最后加上一句自己的评论：“工程师连工人家属打架都管了起来，这还是头一遭儿听说……”

“那有甚么新鲜，”第二个人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前些日子人家还给部长写过一封信呢。”

“甚么？别瞎扯了！”

“信不信由你。信是请报社转去的。听说还打听过去没有回信呢……”

这两条新闻是不是确有其事，我没去了解。引起我注意的，是每蓬到工程局来跟有关桥梁建筑的部门打交道时，常常听到关于曾刚的一些传说。事情都一样，意见却分为两派。

谈得最多的，当然还不是曾刚在民事诉讼方面的活动，

而是一个工程师任务范围以内的事。比方說，多少年来造桥墩的沉井都是在岸上，造好再运到河心的，桥梁队的三分队却建議在鋼板樁里、在水下造沉井，說是这样每个沉井可以节省一万多塊錢。多少年来，桥身施工的脚手架都是在水上搭的，形狀像个楼房，三分队却建議把它挪到岸上来，形狀也改变一下，說是可以少用几百根木头……

处长、科长、技术员都对我說过：同样一塊木料或一立方公分的混凝土，在別处如果只能吃七十公斤的力量，在三分队就得叫它吃一百公斤。

三分队新事情最多，而三分队的队长兼主管工程师就是曾剛。

但是傳說也不限于这一类技术問題。有一次，施工处的几个年輕人就为曾剛的一个举动展开过一次辯論。那是搶修渭河桥的时候發生的事。桥墩要垮了，鋼梁已經朝便桥这边歪下来，看样子一陣大風就能把它給刮到河里。几个技术人员都拿不定主意，躊躇不前。曾剛来了，提出个方案，自己亲自走上了便桥，指揮工人用“千斤頂”把鋼梁吊起，然后处理桥墩。一个当时在場的人說，曾剛这种作法本身就是冒險——万一吊不起来怎么办？况且，工程师也沒必要和工人一起站到便桥上去冒这个生命的危險。反对这个意見的人說，曾剛的作法是根据科学的計算和經驗，不能叫冒險，事实証明是成功了，至于工程师和工人站在一起，那更沒甚么不对，——在工作的紧急关头，工人们知道“工

程师也在这里’，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我听到的許多关于曾剛的意見，放在一起就是一場严重的、針鋒相对的爭辯。部分人是用欽佩、敬羨的口吻肯定曾剛的大胆精神，另一些人則抱着否定、怀疑的态度，認為这个人冒險，幼稚，不講究科学……

我听到的，畢竟还是后一种意見更多一些。虽然沒有輕易置信，却也受了一定影响。

在凌口大桥工地上住了几天，工地上的景象，和我預料的完全相反。这几年採訪中所見所聞，使我对于建筑工地的某些混乱状态已經習以为常。而凌口大桥工地上，却是有条有理，秩序井然。这里，几乎找不到一个闲人，也看不出一点忙乱。人，机器，工具都安放在最合理的地方。看得出，甚至一个洗石子的地方，一台混凝土攪拌机放在哪里，都是經過一番周密的考虑才安排下来的。一般工地上常見的惱人的“小搬运”，这里几乎沒有。我問过不少普通工人，都不仅知道自己今天、明天的任务是甚么，而且了解本小組小队的任务和当前工作中的主要問題在哪里。所以，也就沒有工地上常常發生的那种“我在哪兒？”的笑話了。分队的計劃，每月都超額完成。

这一切，看来都那么穩当，和“冒險”是一点边兒也沾不上的。而桥梁队的其它分队，情形却正好相反：經常是月初窩工，月底加班加点，有的竟同时二者并存；每年計劃的百

分之三十几拖到最后一个月完成，也是常有的事。但是从来無人說这种杂乱無章、盲目赶工、大量發生人身、質量事故是冒險，反而覺得那里一切都很正常，很穩当。

起初，我主要是从工作方法上去考虑了这种差别。我和曾工程师一起一連坐了兩個夜晚，研究和总结他的經驗。他重視計劃工作，每次編計劃都亲自动手。这样每月、每旬队里工作中的各种有利因素、不利因素就都通过他一次腦筋，随时記得。一切具体措施，都是在这个全盤考虑下作出的。和一般工程技術人員不同，他亲自掌管全队的合理化建議工作，工人提出甚么意見，他随时可以根据当前的和長远的需要及时作出結論，不必經過繁复的登記、审查、批准等手續……如此等等。

但是談了兩個晚上，我忽然覺得这不是我需要了解的主要之点。这几年，施工組織上的經驗总结得还算少么？但是在有些人手下，再成功的經驗也行不通。而一到把生产搞到一片混乱、犯了錯誤的时候，这种人却又挠着头皮，抱歉地（决不是責答地）微笑着說：“不行呵，都是因为咱們經驗不足呵……”缺乏經驗，当然就無可厚非了：誰能責备一个小学生写了錯別字呢？但是不，在很多場合，这不是或至少不完全是經驗的問題。

不，一个心上遮盖了灰塵的人，不可能單依靠別人的經驗就能增加自己对于新鮮事物的敏感，正像貪生怕死的人不能从黃繼光的作战方法上来學習勇敢一样。

当然，像一切經驗一样，曾剛这两天所談的經驗中間，也包含着比方法問題更高也更深刻的东西。例如，他說“每逢作計劃，我只是打个底子，叫工人补充”，“我不怕談困难，困难在哪兒，一定得告訴工人——只要提出来，就会有办法解决”，他也激动地說過：“这几年，和工人一起吃一起睡一起工作，才知道劳动的不容易，国家建設的果实来得不易，硬是工人們一滴血一滴汗凝結起来的呵。看着工人在水下作業呼吸困难，臉都白了，澆湿了渾身衣服，冻腫了手脚，心里就再也不容許自己有一点疏忽，浪費他們一点力量。同时，也慢慢懂得了工作有困难才有趣，花的力量越大，干完了越愉快……”这里，都反映了他对工人群众的感情，对工人主动精神的信任。他的“联系群众”，也不光是和他們“打成一片”，或者教教他們算术、画圖之类的东西（可惜，許多行政干部和技术人員还認為只要跟工人互称“老王”“老李”，或每天和工人一起打上兩個鐘头扑克，这就是“联系群众”了），而是——想尽办法去組織这些力量，憑自己的技术知識和經驗把工人和他們的机械、工作場地安排妥当，使每个工人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他的积极性和力量。

但是，这仍然不是主要的东西。

第三次談話，曾剛自己就提出了這個問題。我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在打電話。那边說話的人已經談了老半天，曾剛在耐心地听着，一只手輕輕地敲着桌面，見我进来，用眼睛告訴我在桌旁的椅子上坐下，然后对着听筒說：

“沒錯，一點也沒錯。挖土工是干了八方，八個立方公尺。混凝土工是二十七個人。二十七個勞動力完成了四十個人的任務。”

電話里又說了一句話。我看見曾剛的臉色霎時變了，敲着桌子的那只手也忽然停下來，聲音肯定而堅決地說：

“我沒有權利捆住工人的手。至於質量，你們已經檢查了三次。還可以來檢查第四次。……但是請記住，上星期干了八方，下星期就可能干到十方。混凝土工也是，現在他們已經在研究用二十人干四十人的工作了。隊部該早一點作準備。”

放下電話，他忽然笑了。當人們發覺自己在干着可笑的事情時，才這麼笑的。他請我跟他一起出去走走。沒走几步路，他又那麼笑了，帶着請求的口氣對我說：

“咱們別談經驗了。扯點別的吧。……”

可是他沒說該談些甚麼。我等他開頭。這時已走到河邊。河上已是一片暮色。遠處大橋的橋頭，燃起了几點燈火。我們兩人同時看見河心的上空有一只老鷹張着翅膀在半空中一動不動地停着。初看去，彷彿是站在一根細細的鐵絲上面，其實是站在空氣里。几秒鐘以後，它飛走了。這時曾剛才開口說：

“有時候，我倒羨慕你們作記者，當作家的。哪兒出了甚麼好事，有了甚麼經驗，你們去寫寫，在報上登登，任務就完成了。……可是實際怎麼樣呢？事情明明是好的，經驗

明明是成功的，要想大干，就有困难。”

我一听，这话里有话，就连忙问下去。像平常一样，曾刚回答得很简单：

“半年以前，三分队一个混凝土工人超额一倍。队部在全队通报表扬，给了奖励。上个月，突破定额一倍的增加到四、五十人，队部也表扬了，可是同时就来了指示，叫分队领导上控制。这几天，青年工人们提出要搞双倍定额运动，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一个月完成两个月的任务，队部忽然火急通知：不许发动，说这是冒险……”

他看我莫名其妙，笑了，说：

“不懂？我也不懂。奥妙也就在这里。这不是头一次了。”

大概他知道话不是几分钟就谈得完的，自己首先在河边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我也跟着坐下。

“这个问题，暂且不去谈它。就说这双倍定额罢：前几天党委书记也问过我工作速度能不能加快这个问题。”他拿起一根干树枝，在地上画了个50%，又把它擦掉，说：“以我们现有的力量，把桥梁修建的速度提高一倍，没有问题。道理很简单：我们的力量现在只用了一半。你看，机械设备的运用率不到百分之四十。每年因为施工准备工作不好、施工力量组织得不好而浪费的人力，至少有百分之三十，因为没好好组织而没有发挥出来的潜力，就无法统计了。可是拿青年工人来说，据我了解，把劳动效率普遍提高百分之五十没有问题。这就是说，人力可以增加一倍。有了机器又